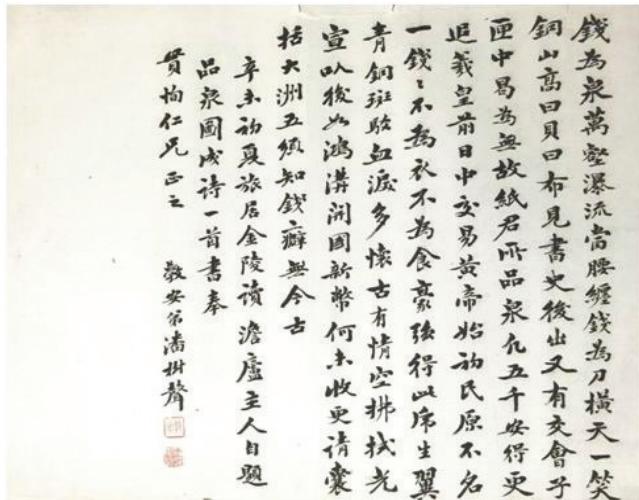


铁闻掌故

潘教安与徐贵恂

□徐继康



潘教安《澹庐品泉图》诗页



谈月色《澹庐品泉图》画页

平日有暇，喜在网上流览微拍堂，自比是闲逛博物馆，同样的悦目赏心，只不过一个是动手，一个是动腿罢了。一日偶见有潘教安诗册一页在拍卖，记得此人1935年冬曾为费范九重印的《如皋汪氏文园绿净园园咏》题诗，诗曰：“水绘园荒文园起，西距皋城百余里。皋人有诗以园存，编者邹枚号多士。绿净园后六十年，乡学弟子今几千。披图怀古足哀乐，往事风流追雍乾。”也算与汪氏文园有些渊源，遂购下。

潘教安是何许人？开始做功课。

潘树声（1881—1959）字教安，如皋李堡镇（今属海安）人，就读于通州民立师范学校第三届本科，因品学兼优，深为校长张謇所赏识，将其留校。先后任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北京美术学校、北京师范学校、厦门集美学校，并曾随教育考察团赴日本考察教育。1921年至1926年8月，应沙元炳之邀，担任如皋省立师范学校校长。主校期间，主张身教重于言教，己正才能正人，布衣粗食，不贪财色，故校风校纪都为人所称颂，屡受省教育界表扬。1927年起，潘教安任如皋第十五区行政局长，一心为民。其后，又任国民党实业部秘书、安徽省秘书，后又任职于上海中央银行。解放后回到家乡，被选为海安县政府常委。

潘教安一生致力于教育，其于国文、地理两科都有较深造诣。对各种国文教材研究透彻。1912年8月，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发表《论教授国文当以语言为标准》一文，是当今学术界公认的“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提倡口语教学的重要论文，姓名常与陈独秀、刘半农、朱自清同列。此外，亦有译作发表。

潘教安诗文书法俱佳，其时许多校匾额，皆出其手笔，尤其小楷最佳，片纸只字，人皆宝之。诗文除《文园绿净园两图合咏》外，还见于《平潮十景图》《梅花山馆

读书图咏》《南通姚漱泉先生哀思录》等，时与叶恭绰、张元济、张謇、孙敬、费范九、任铭善等名士相往还。他还是上海翦淞社社员。有意思的是，这位潘先生翰墨虽然时见于民国出版物，但传世墨迹却颇为罕见。

继续做功课。潘教安这首长诗是为“贵恂仁兄”所作，这位贵恂先生更了不得，乃是民初南通最大的收藏家之一徐鑒，为张謇、范当世的得意弟子。徐鑒（1885—1936）字贵恂，号澹庐，工书善画，富文才，雄于资，交游极广，与沈寐叟、吴昌硕、杨守敬、康有为、弘一、李瑞清、郑孝胥、屠寄、曾熙、林琴南、伊立勋、何维朴、王一亭、陈师曾、金沧江等交情深厚，吴昌硕常为题诗赠画，徐氏所用的“梅花山馆”印即出于吴昌硕之手。当年王个簃拜访张謇，也是由徐贵恂引见。

开始有点意思了。这张潘教安的册页，就是为徐贵恂的《澹庐品泉图》而特意创作的，应该是徐贵恂的命题作业。诗云：“钱为泉，万壑瀑流当腰缠。钱为刀，横天一笑铜山高。曰贝曰布见书史，后出又有交会子。匣中曷为无故纸，君所品泉几五千。安得更追羲皇前，日中交易黄帝始。初民原不名一钱，钱不为衣不为食，豪强得此虎生翼。青铜斑斑血泪多，怀古有情空拂拭。光宣以后如鸿沟，开国新币

何未收？更请囊括大州五，须知钱癖无今古。”想不到潘教安在收藏观念上倒是相当的开放新潮，不仅劝徐贵恂收藏民初开国的新币，更希望他去收集世界各国钱币，他认为真正痴情于钱币收藏应该无古今中外之分。此诗1931年初夏作于南京，时潘教安应该任职于中华民国之实业部。

这是潘教安为《澹庐品泉图》所作的诗页，无意中我竟然在网上还找到一幅《澹庐品泉图》画页，作者为民国奇女子谈月色，作于1933年。款识：“癸酉闰五月溽暑如惔，挥汗为贵恂社督画，澹庐品泉，第二图寄似训正，蔡谈月色。”钤印：“月色画课”；鉴藏印：“六松园藏”。这幅图尺寸与潘教安诗册一样，都是45×39厘米。看来也是徐贵恂的命题作业。这幅画早于潘教安诗页流于市场，由北到南，已经经历好几场拍卖会了。

很显然，徐贵恂痴于集泉，与古代许多大藏家一样，每得一物，都倩人作一图以为纪念。如乾嘉时苏州的黄丕烈，每得一奇书，必请画家为之画一幅《得书图》。凡有情趣的大藏家皆有斯癖，徐贵恂也概莫能外，他应该请了不少名家画过或品题过《澹庐品泉图》，同样的尺寸，同样的题材，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诗文，裱为一册，琳琅满目，即显示了作者高雅的情趣，又有友朋间唱和酬往，此乐非同道中人，不能解也。其实，徐贵恂在其四十岁诞辰时，就曾辑了一本《澹庐四十纪念册》，郑孝胥题名，金沧江书签，吴昌硕、王一亭、乐毅、高野侯、葛竹溪、陈小蝶等人绘画。

细观诗页，虽经历风雨，略显沧桑，但毕竟出身名门，裱功之讲究，确非一般物件可比。佳物不言，自带诗情。

掩卷遐思，此页从崇川梅花山馆散佚，飘落于江湖，遇我多情人，怜之惜之，兴之所至，草为一文，以供诸友为之一叹。而册中其他画页诗页，今又身在何处？又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呢？

海陵旧话

如东县掘港镇商贸发展史略（四）

□刘刚

棉花贸易辐射广袤

掘港地区多为夹沙土，肥力较高，适宜种棉，一般实行水旱轮作，粮棉轮作。清光绪末年，废兴垦，种棉种粮，使棉花成为当地的大宗物产之一。据记载，民国4年到6年，大豫、华丰两垦植公司共投资190万银元，在掘港东南开垦经营土地15.8万亩，籽棉年产量达16.9万担。解放前，劳动人民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生产力被严重束缚，技术极为落后，棉花的产量和质量都很低。解放后，人民政府对棉花生产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棉花产量大幅度上升，如东也成为全国闻名的重点产棉县之一。

棉花生产的发展，带动棉花贸易随之兴起。民国6年，掘港地方知名人士叶石梦曾开办公益公司收购棉花，全年输出棉花6万担。民国18年，南通大生纱厂、海门三厂等纺织厂，直接到掘港设庄购棉，掘港镇的大小花行随之也相继建立，规模较大的花行有8家。当时棉花大多由花行收购，然后运销南通及京沪（现宁沪）线一带。日本侵占掘港后，大肆掠夺棉花资源。日伪在镇上设立江北公司，全镇各花行所收棉花皆归江北公司统购。镇上一些不法商人依仗日伪势力，借助江北公司资金，在掘港办起新大花行，下分设5家花行，帮助日本侵略者收购棉花，压级压价，剥削棉农，大发国难财。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主政府在掘港创设公营皋东商店，同时在掘港镇弹琴桥旁开设隆茂收花处收购棉花，对解决市场和人民军队的需要，发挥了作用。解放战争期间，掘港地区的公营商业活动一天也没停止。他们将解放区的棉花、生猪等物资收购起来，运往上海、南通等白区出售，换取黄金与银元，然后购回解放区军民所需要的物资。

明清时期，掘港地区已普遍种植棉花，农家闲时纺纱织布，所织之布称为土布，又叫尺布。全靠农民脚踏轧花车轧成皮棉，用弹花弓弹松后裹成棉花条，再用手纺纱车纺成棉纱，然后用木制织布机织成土布，几乎全是分散的手工操作。民国3年创办的私营掘港耀宾发电厂，装有引进的动力机和发电机各两台。之后依靠发电厂的电源，大豫盐垦公司于民国6年附设简陋的轧花厂，这是如东轧花工业的萌芽。1950年，上海棉纺业同业公司钟百川与上海新昌棉行老板，组织股份，筹集资金，将太仓县浏河义丰轧花厂的部分皮辊轧花机及小型动力设备迁到掘港，在掘港弹琴桥旁开办原棉加工厂，当时有职工250人，季节工200人。厂房44间，主要轧花设备有62台，同年9月开始生产，代棉垦局加工保种皮棉7000担。开工两年，严重亏损，濒于破产，后由县供销合作社总社租赁经营，更名为供销合作社棉花加工厂。

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掘港人洗脸开始使用人工织制毛巾，又称高丽巾，质地粗软，但耐洗经用。渐被针织毛巾取而代之。光绪年间（1875—1908年），掘港镇已有京广杂货店从外地采购毛巾、围巾及汗衫背心等棉纺织品在本地销售。货源出自上海、广州等地。清末至民国初年，布店统称京货店，掘港镇较大的京货店是德昌祥京货店。该店店主李养庭，原籍镇江丹徒，太平天国时期迁居掘港，创业之初，经营土布、洋纱等棉纺织品，后规模做大，布、麻料、丝绸等棉纺织品一应俱全，加之资金雄厚，店面气派，与大中城市商家有正常的业务往来，成为掘港商界中的佼佼者。掘港竖街上的开泰永绸缎店、砖桥西的同泰福京货店，牌子老、店址好、品质高、百姓信赖。此外，掘港还有俞伯记京货店、施家京货店、李家布店、顾家布店、杭家布店等棉布店号。与布店有关的还有染坊，旧时有不少人的衣服是用手工织的白色土布缝制，常运到染坊去染色。旧时，掘港正街有朱家染坊、竖街有樊源隆染坊。掘港还有多家衣店。有的专营衣店，如马褂儿店，专卖马褂儿、大小褂子。棉花店专卖棉褂、棉裤，皮草店专卖皮装，绸缎绣衣店专卖绸缎绣衣。还有一些综合型衣店，掘港当时较大的衣店首推刘复裕衣庄。该店有三间大架梁的大店面，常年有三位裁缝师傅坐店为顾客量体裁衣，做工十分讲究。此外，较有名气的衣店还有汪锡九衣店、三合兴衣店、蔡家衣店等。掘港还有专一的帽子店。最早的帽子店是瑞丰铭帽店，店主何简能于太平天国时期从南京来掘港经营帽店，清末民初该店师傅林培元所制作的花式帽，很有特色，人见人爱。此外，掘港还有明民帽店、冠生华帽店、孙兴泰帽店、管家帽店等较有名气。上世纪30年代中期，掘港镇棉布业出于共同利益，曾建立同行业联合组织（同业公所），具体有：京货业公所、花布业公所、土布业公所。掘港解放前夕，商业萧条，加之棉纺织品货源紧缺，列入国家统购统销行列，多家商贸店铺歇业。

江海纪事

1959年如皋城的爱国卫生运动

□程太和

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各行各业都掀起了“大跃进”的滚滚春潮，如皋城的爱国卫生运动也不例外。

千脚土、老墙泥，送到乡下积农肥

1959年春季，如皋县城干部群众齐上阵，齐动手，铲净室内千脚土（室内砖头地经长期踩踏，泥土粘贴在地面上，此土称为“千脚土”，有一定肥气），筛尽拓宽大街（1958年10月，如皋成立拓宽街道委员会，先后拓宽南大街为海阳路，拓宽东、西大街为跃进路）拆卸房屋遗留下的老墙泥，掏尽阴沟洞里的污泥秽物……把城区每一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成群结队，车拉人抬肩挑，将一堆堆有机肥料送往郊区的农业大队，既支援了农业生产，又收到了改善市容、净化环境之效。

烟熏起、灭虫蚊，灭蚊效力大提升

1959年，如城镇除组织人力疏通内外城河，疏通下水道，填平污水塘，清除天

水缸的孑孓外，还作出了夏秋季发动家家户户室内烟熏的决定，实行免费送药上门，技术指导到户，责任落实到人。要求城区居民在晚饭之前乘成蚊尚未聚集时，听县政府钟楼上敲钟为号令，各家同时点燃药物，关上门窗，熏死成蚊。这种灭蚊方法，使灭蚊效力大为提升，城区居民齐声称赞。

放毒饵、药老鼠，消除疾病传染源

老鼠既偷吃粮食，又是某些传染病的媒介。消灭老鼠历来是公共卫生的重要事项。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如城镇领导机关指派当时的火箭工区主任陈良如带队参加南通专区举办的灭鼠训练班培训，学习灭鼠专门技术。陈良如等人回来后，组织各行各业和居民家庭全面进行灭鼠：堵鼠洞、绝鼠食、放毒饵、设鼠笼（夹）……掀起灭鼠运动新高潮。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如皋县共灭鼠375400余只，其中如城镇占有很大比重。

大检查、大评比，人人参与讲卫生

爱国卫生运动要搞得常态化长效化，检查评比工作很重要。如皋城的爱国卫生运动当时之所以持久、平衡，与如皋县政府的检查督促评比是分不开的。县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光荣榜、点将台，做得好的，及时表扬；工作不到位的，提出批评。当时的南通专区领导对爱国卫生运动也十分重视。一次，专区派来了由陈可春副专员率领的爱国卫生检查团。他们一到如皋城，便通知：凡是县和镇上陪同检查的人员，每人要带一副手套、一把芭蕉扇、一把蝇拍和一只手电筒。起初大家不明其意。第二天陈副专员等和县、镇干部走到朱衣巷居民家中，他戴上白手套摸摸房柱、门窗和家具，看看是否有灰尘；用手电筒照照帐顶，看看有无鼠迹；用芭蕉扇在床头扇动，看看有无蚊子。他们还细致检查居民家的天水缸，看看有无孑孓。如此仔细的检查之后，专区检查团肯定了如皋城的卫生工作是做得到位的。